

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

第一輯

0052172

劉少奇同志在

LIU SHAOQI TONGZHI ZAI

群眾中

QUNZHONG ZHONG

本社選編



范專刊

通俗讀物出版社

15061



刘少奇同志参观太原重型机器厂时，和工人亲切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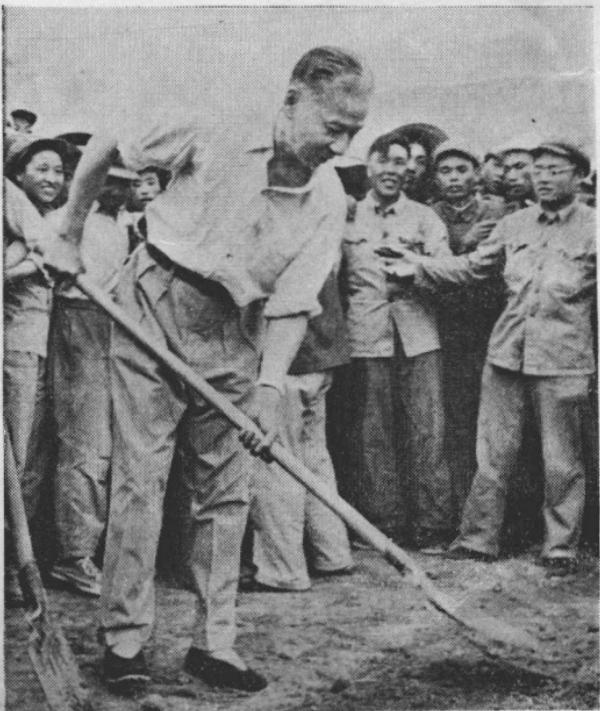


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木模车间访问时，和女徒工杨凤鸣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鼓励她说：“要好好地学，~~15061~~学几种技术”。

图书馆藏书 1215720



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参观广东省改良农具展览会。图为刘少奇同志在农具加工工具馆参观。



刘少奇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参加劳动

目 录

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	錫 元 1
刘少奇同志給拖拉机站指示了方向	孔 丁 5
刘少奇同志在成都	曹国璽、赵世富 10
刘少奇等同志在广州參觀展覽会	17
革命后代应当干什么	劉維孔 20
——記劉少奇委員長教导我参加劳动的經過	
刘少奇同志參觀后的保定机械厂	張卓侯、史紅才 27
幸福的夜晚 难忘的會見	江西都昌县參觀团 32
——記劉少奇同志在列車上和我們开座谈會	
少奇同志来到了寿張县台前社	坦 天 40

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型机器厂

“中国工人”記者 錫 元

1958年2月27日傍晚，刘少奇同志參觀了太原重型机器厂。这个厂的党委李書記和郭厂長等陪着他來到木模車間的時候，徒工楊鳳鳴等几个人正在那里赶任务。少奇同志走过来，站在小楊的工作台前，慈祥地問：“你是师傅，还是徒弟？”

“我是徒弟！”楊鳳鳴看見了少奇同志，又高兴又激动地回答。

少奇同志笑了笑，从工作台上摸起一个模型來問她：“这是什么活？”

“是泥型盒。”

少奇同志又問：“作什么用的？”

“做泥型用的！”

“你干了多長時間了？”

“一年多！”小楊說到這裡，覺得自己說得还不够确切，又补充說，“我是1956年12月离开业余中学到這裡來學徒的！”

“你能單獨干活嗎？”

“有些复杂的活自己还干不了！”

少奇同志帶着笑和藹地說：“那麼，你說學徒時間長點好，還是短點好？”

“當然時間長一點好！”

“那是為什麼？”

“做簡單活都還要問師傅哩！”小楊拿自己作例子說，“就像我吧，‘泥型頭’定位，本來想出辦法來了，就是不敢肯定是不是這樣做，這點最起碼的活離開師傅都不能做，再複雜點那怎麼辦？”

少奇同志高興地笑了，一面點頭表示同意，一面又說“從你的體驗中說明：學習期短了不行，需要多學幾年！”說着，少奇同志望一望周圍，又問，“誰是你的師傅？”

楊鳳鳴很快地扫了大伙一眼，不知是緊張，還是沒有聽懂少奇同志的話，用手指着李其祥這個青年師傅就說：“老師傅在那裡！”

少奇同志轉過身問李師傅：“你是幾級？”

李其祥馬上站得端端正正地說：“五級！”

“你能做這個活嗎？”少奇同志指着二級汽缸模型說。

“我還不能做！”李其祥面帶窘色地說。

“為什麼？”少奇同志笑着問。

“這……”李其祥考慮了一下，說：“這種活比較複雜，必須跟着老師傅才能干！”

少奇同志語重心長地對小楊說：“你在他跟前，他

是师傅；可是他自己也还要向别的老师傅学习！”说着，少奇同志又问小杨，“这活你能做吗？”

“我做不了！”小杨说了，又觉得怪泄气，赶快补充说，“我将来能做！”

“对啦！你多学习几年，将来会能做的！”少奇同志热情地鼓励她。

少奇同志参观了木模车间后，接着来到修理车间。车间李主任是个瘦长个子，头髮都花白了，少奇同志关心地问他：

“你们工作忙不忙？”

“有时忙，有时闲，工作不平衡！”李主任回答说。

“技术力量怎么样？”

“一般说比较低。”

“工人的技术等级不高，工人也不够用！”郭厂長在旁边插上一句。

“技术条件应当想办法提高！”少奇同志指示说。接着他就问站在身旁的一个青年工人“你多大了？”

小伙子说：“二十五岁！”

“你学的什么工种？”

“铆焊工！”

“别的技术还会吗？”

“不会了！”这个年轻人有点惭愧地回答。

少奇同志亲切地说：“那可不行啊！一个技术工人

要学会許多种技术，到这个工种能干，到那个工种也能干，要不然，你学的这个工种沒活干了，你做什么呀？”

最后，少奇同志还拿自己亲身的經歷来教育这些青年工人：“我在法国勤工儉學的时候，就学会了好几种技术，像車、鉗、刨、銑……我都会。”

少奇同志是很重視“多面手”問題的。郭厂長在彙報工作时，少奇同志就一再叮囑：必須培养“多面手”。他說：“現在，有很多人只会干一两样活，工作需要的他不会干，他会干的工作又不需要，那怎么办？因此，在目前就应当強調服从工作需要，有啥做啥。只要工作需要，你不会的或不是你所專長的，也必須去学、去做。毛主席說：‘我們熟悉的东西用不上了，而我們不熟悉的事情却又要强迫我們去做’，就是这个意思。”

少奇同志的話，深深印在工人們的心里。他們正在掀起一个向“多面手”进军的学习高潮。

少奇同志最后来到煤气站。煤气站的李常有主任，是少奇同志过去的警衛班長。他听说少奇同志来参观了，早就在煤气站門口等着欢迎了！他恭恭敬敬地向少奇同志行了个軍礼，少奇同志还了礼，亲热地握住他的手問：“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

“車間主任！”郭厂長在旁边代李常有回答。

“你鑽得怎么样？”少奇同志关心地問。

“鑽得還不錯！”黨委李書記見李常有光笑，也代他作了回答。

少奇同志見了老部下，一來是高興，二來聽說他鑽得還不壞，接着就問起李常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來了。李常有對答如流，少奇同志很高興，說：

“你鑽得是不錯。不過，你是工人出身，又回到了你的老家——工廠，更應該好好地鑽一鑽技術！”

李常有也為自己交了這個滿卷，高興得咧開嘴只是笑。

臨走時，少奇同志握住李主任的手，親切地鼓勵他說：“除了勤勤懸懸地鑽研業務外，還要與技術人員和工人搞好團結，把工作做得更好！”

李常有點點頭，幸福地笑着，送走了少奇同志。

（1958年第10期“中國工人”）

劉少奇同志給拖拉機站 指示了方向

“四川日報”記者 孔 丁

走進川西平原的心腹地帶——郫縣，一幅幅動人景象便呈現在眼前：人們一面忙於當前生產，一面為機耕成塊、作物連片積極規劃着水利和整理着土地。聽，田野里已響起了拖拉機的轟鳴；看，拖拉機手多么幸

福、自豪，他們第一次开动着自己社里的机器，翻耕着自己社里的土地。全县的集体农民正在努力做到人人有文化，个个懂技术，乡乡都办起了中学，社社办起了小学，从黎明到深夜，讀書声随处可聞。一些初具文化的男女青年社員，背着行李，迈着輕快的步伐，到国营拖拉机站来學習。这一切，怎能不使你激动、兴奋！

一个多月前，你如果来到郫县，也許还看不到这般景象。就在这短短一个月当中，在这快馬加鞭的时刻，千万顆心呵，誰不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我們敬愛的劉少奇同志。

平原的3月，景色別致；盛开的菜花一片金黃，茁壯的小麦一片油綠。一天下午，少奇同志来到了郫县国营拖拉机站。少奇同志沒有休息，便走进了竹籬圍着的机器庫，这里，一排排沒有牆壁的房屋下，摆滿着犁鏵、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

少奇同志边走边看，指着一台羅馬尼亞KD35拖拉机很感兴趣地問：“这是多少馬力的？”

站长趙京一回答：“是三十五馬力的。”

“能下水田嗎？”

“能下水田。”

少奇同志仔細地觀察着这台机器，又問：“就这样下水田嗎？”

“不，把胶輪改換上鐵輪，就能下水田。”

赵京一陪着少奇同志，走进另一个机具房，詳細觀看了拖拉机下水田的帶三角齒的齒輪。少奇同志滿意地說：“很好。”

对于拖拉机能不能下水田的問題，少奇同志詢問得这样詳細，兴趣是这样的濃厚。是的，就以四川为例，水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还多，而現在的拖拉机，一般只能翻耕干田、旱地，如果拖拉机能够下水田，这对于促进农业增产，将起多么大的作用啊！

少奇同志对于如何为机械化培养訓練技术人材的問題，也十分关怀。在机器庫參觀各种机器的时候，少奇同志看到两个青年工人，在一个三輪小汽車前忙着洗刷齒輪，便走近他們身边，亲切地笑着問：“你們会修理嗎？”这两个青年人看到是少奇同志，很兴奋的回答：“会修理！”少奇同志馬上轉向站長：“他們是从哪里来的？”站長回答：“他們都是农业社选送来的社員。”

少奇同志对于这两个几年前还是一字不識、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用旧式犁耙耕种的青年人，在党的关怀培养下的飞跃进步，感到很高兴，并立即对站長說：“很好，你們要多培养一些人材。”

拖拉机站在培养农业机械人材上曾作了很大努力。几年来已培养出拖拉机手、农具手、技术員等共一百三十多名。現在，听着少奇同志的贊揚和指示，站上

的負責同志立刻感到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就在这一刹那，他們已經下定决心，向党保証，今年在帮助各农业社培养农业机具人材方面，一定来个大跃进！

少奇同志參觀了机器庫，信步走到农場的田間。陣陣和風吹起了麦田的綠波，飞舞在菜花上的蜜蜂在孜孜采蜜，真是一片好庄稼。

少奇同志問：“农場去年打了多少粮食？”

“平均亩产一千二百斤。”

“比农业社高一些嗎？”陪同前來參觀的郫县县委第一書記刘致台回答說：“每亩比农业社高一百多斤。”

少奇同志接着問：“为什么能够比农民高？”

“拖拉机能深耕，播种机播种要密……。”是的，事实的对比，鲜明的对照，誰能不贊美机械化、向往机械化呢？

在这一馬平川的川西平原上，堰渠密如蛛网，水利灌溉十分便利，这儿具备着实现机械化的优越条件。但是，現在这里的田地，許多都是小塊的，作物也不連片。本来，田塊大，机器才能提高使用效率；作物連片，也可多增产粮食，为什么农业社不积极并小田为大田呢？

少奇同志看到这一情景，便問：“你們拖拉机站的

代耕收费标准是怎样的？”

赵京一回答：“以亩计算，一个标准，不分小田、大田。”

农业社不积极并小田为大田，正与这一问题有关。他们反映：一个收费标准，大田并不相因（便宜），谁愿多花工搞大田呢？

少奇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县委、拖拉机站的负责同志指示说：“这个问题应该让农民讨论讨论，大田耕得又快、又多、又好，作物成片才能多打粮食。在收费标准上应该分成几等，大田可以少收费，这样就能指导农民多搞一些大田。”谈到这里，少奇同志对拖拉机站的办站形式指示说：“我们要农业社自己买拖拉机。”

县委和拖拉机站对于这些问题立即作了研究，深深体会到这是农业机械化中两个带有方向性的問題，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贯彻。现在，代耕费用标准已经作了调整，七台拖拉机已经分别卖给五个农业社；其他许多农业社也都保证：搞好今年的大跃进、多留公积金，明年也买拖拉机。

少奇同志关心着平原的机械化，也关心着丘陵和山区。少奇同志参观了站上的小型水电站后，在一个晒场场上，又谈到丘陵和山区机械化的問題。

少奇同志对着站在他身边、穿着满身油腻工作服

的副站長尹准說：“你是搞机器的，是机械师嗎？”接着便对着大家說：“你們要作些研究，看来这个地方适用的机器，不一定适用于丘陵、山区。我們應該制造一种小一点的，它工作一天的耗油量，只当一条耕牛一天耕作的成本。”少奇同志又用手比划着說：“这种小机器，要叫它在路上能跑，能拖几百斤重的东西；后边挂上鐮犁，能深耕，山区、丘陵区都可以去；如果再装一个輪子，讓它像独輪車一样，能走小路就更好。开机器的人，不一定要坐在上面；机体不要太重，要一个人能把它拖得走。”談到这里，大家頓時感到自己的責任是更加重大了。

少奇同志走了。不，少奇同志沒有走。少奇同志的亲切面容和对于拖拉机站工作的宝贵指示，深深地印在人們温暖的心底，人們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正如千軍万馬一般，势如破竹地向前大步跃进。

（1958年4月27日“四川日报”）

刘少奇同志在成都

“四川日报”記者 曹国璽、赵世富

1958年3月28日，刘少奇同志到成都东郊新兴工业区訪問了成都量具刃具厂和西南无线电器材厂。

在成都量具刃具厂

成都量具刃具厂的职工們看見了毛主席的激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又紧接着迎接了自己敬爱的领袖刘少奇同志。

这天下午一点二十分，少奇同志来到了量具刃具厂。少奇同志走进了草房办公室，刚刚坐下，便让厂里介绍情况。检查科长樊树岩同志拿来了一套产品的样品，向少奇同志一一作了说明。少奇同志听了以后，便亲切的问起厂里的情况。先问了生产好久能达到设计能力，又问了工人是从哪里来的。

厂长杨亭秀答道：“今年就可以达到设计能力。工人一部分是哈尔滨来的，大部分是当地招收的学工。”

少奇同志关怀的问起了学工的情况：“他们生产已经熟练了吗？”

杨亭秀答道：“学工铣只管铣，磨只管磨，有三、四个月就能上床子，和老师傅倒班了。”

少奇同志关切的说：“那么，学專序活就要不到两年，在两年中要讓他們多学几种技术，一辈子才好做事。”

杨亭秀一时还没有领会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少奇同志接着说：“要多打点主意。业余时间也可以学嘛！找个地方，多准备几台床子，找一个师傅教他們。其

实，也可以你教我，我教你，多練習一下，就可以上床子了。既然是两年，就一定讓他們多学一点，多学几門的好！”

少奇同志把話題又轉到办公室这座草房子上。这座草房的牆壁上刷着雪白的石灰，开着大大的窗子，光线明亮，寬敞舒适，少奇同志环顧了一下，風趣的問道：“这是临时办公室？”

楊亭秀說：“是永久的了！”

少奇同志称贊的說：“这种办公室好，这种办法完全对！住在高楼大厦里，人家还說你官气；在这苦战几年的时候，这种房子完全可以住。我們打了几十年的游击。打游击的时候，哪有这样好的房子住！”少奇同志笑了笑，又接着說道：“用这种房子办公，工作并不見得次一些。”

李大章同志也笑着說：“使用价值是一样的。”

少奇同志又問到了产品質量的情况。少奇同志的每句話，楊亭秀、刘迎福（党委副書記）都用心記住了。

時間过去半点多鐘了，少奇同志說：“我們是不是去看看車間？”大家站起来，隨着少奇同志向門外走去。

少奇同志先到了刃具厂房。一走进車間，四面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少奇同志到厂的喜訊，工人們互相奔走傳告，頓時傳遍了全厂。在工人們热烈的掌声里，在工人們激动的眼光里，表达出对少奇同志的无

限热爱。少奇同志微笑着连连向大家挥手致意。走到板牙检查站，少奇同志停下了脚步，问道：“这是在验收吗？”杨亭秀说：“这是最后的一道检查。”少奇同志还很有趣的观看了新型的四轴自动车床的操作。

少奇同志看了刃具和工具厂房以后，又走向对面的量具厂房。少奇同志连上三层楼走到量具车间，气都不喘一口，大家高兴的暗暗称赞：“少奇同志的身体真好啊！”少奇同志缓步走向千分尺加工工段，拿起了一个银白色带着黑把的小巧玲珑的千分尺，问了句：“这是测量厚薄用的？”便把一小片纸夹在中间，转动表把量了量纸的厚度，工人毛贵宝又遞过来一根头髮，少奇同志又量了量头髮，看着尺上的小字，向大家说：“七丝五！”少奇同志出来，又仔细的看了千分表和工人們的操作情况。

少奇同志一直看完了量规车间，才在群众欢呼声中离开了刃具厂。汽车顺着府青路又走进了西南无线电器材厂。

在西南无线电器材厂

“少奇同志来了！”

“少奇同志来了！”

一刹时，喜讯就飞遍了西南无线电器材厂的各个角落。正在生产的工人，都加倍努力生产，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少奇同志。正在休息着的夜班工人都齐集在